曹洞宗

洞山悟本禪師

師諱良价嗣雲巖越州諸暨人姓俞氏初謁

（邑名也越以有〻縣八縣〻一也　勝覧）

忠國師問無情説法不契後到潙山山問聞闍梨曾問國師無情説法是否師云是潙云試舉看師舉了潙云我者裏也有些子只是罕遇其人師云便請潙以拂子點一點師云請和尚爲某甲説潙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説師云此閒莫有同年慕道者麼潙令見

雲巖師辭直造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因有省作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一日問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岩云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曰還得歡喜也未曰歡喜即不無如糞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辭岩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和尚眞如何祇對巖良久云只者是師沈吟巖云价闍梨承當箇事

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方得頓悟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示衆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曹山辭次師授山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畢山再拜而去北院通參次師上堂

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通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師云猶是第二見通便掀倒禪床師云老兄作麼生通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師入嶺師曰飛猿嶺峻好看通沉吟師云通闍梨何不入嶺去通有省更不入嶺欽山參師師問甚處來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曰非前後見師默置後山對衆省過舉前話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師頌曰枯木花開劫外

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

賛曰　雲巖跳竃兒　不與諸塵對

輥入蘆花鞭白馬　難覓蹤由

倒騎玉象趁麒麟　單明向背

水鳥樹林何曾説法　徒自歎奇

墻壁瓦礫為汝發機　灼然不會

糞堆頭拾得明珠顆　習氣未除

水影邊邈得先師真　失錢遭罪

金針玉線　暗通錦縫之千重
石女木人　密付寶鏡之三昧
何不入嶺去　聽通闍梨不肯道爛了舌休
還見大慈麼　覺邃欽山早離師似乎心悔
錮鏴著生鐵　見情滲漏破綻轉多
安排用盡心　徧正君臣憲章無計
千里持書不到家看金鳳宿龍巢斜月掛夜
明簾外

曹山元證禪師

師諱躭章嗣洞山泉州黃氏子初謁洞山依止數載乃辭山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豈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止于曹山學徒雲集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僧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血脉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曰乾不盡乃作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僧問清稅孤貧乞師極濟

師召稅闍梨稅應諾曰青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僧問抱璞投師乞師雕琢曰不雕琢曰為什麼不雕琢曰須知曹山好手僧問如何是和尚眷屬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師有三種墮一披毛戴角二不斷聲色三不受食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是類墮不斷聲色是什麼墮是隨墮不受食是什麼墮是尊貴墮

贊曰寶鏡光寒髑髏眼活

接武礼記堂上ー堂下布武

接武闕門墻　宗綱歸掌握
墮身尊貴　彩鳳銜來玉樹花
立法森嚴　金烏啄破瑠璃殼
白家酒唇沾未著　幾曾濟清稅孤貧
荊山璞懷抱相投　不輕與者僧雕琢
萬機俱掃蕩　佛亦不如
一位鎮長存　人皆道錯
示五圓相　潑家生拈出惡情悰
戴一枝花　惡眷屬粧成誰覷著

曹山高矗　摩雲恠石露稜稜
洞水逆流　衝浪錦鱗活鱍鱍
不變異處掉臂獨行故鳥道通玄無人湊泊

雲居宏覺禪師

師諱道膺嗣洞山幽州玉田王氏子師謁洞山山問甚處來曰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還來否曰你每日噇箇什麼山曰實有此語不曰有曰不虛參見作家來一日山問甚處來曰踏山來曰那箇山堪住曰那箇山不堪住曰恁麼則國內山盡被闍梨占却曰不然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則與和尚隔生也山乃曰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南泉問僧講什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舉問山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禪床震動乃曰膺闍梨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

火爐震動今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下師菴于二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堂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曰將謂汝是箇人猶作者箇見解汝晩間來師晩至山召膺闍梨師應諾曰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麼師回菴宴坐天神不來矣後登歐阜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示衆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犬只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息亦無僧便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六六三

十六掛角後如何六六三十六僧作禮師云會麼云不會云豈不見道絶蹤跡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示衆有云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又云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闍閣中

物捨不得俱爲滲漏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
如人頭頭上明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
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
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僧問有人衣
錦入來見師後爲甚寸絲不掛曰直待琉璃
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師令侍者送袴與一
庵主主曰自有娘生袴不受再令送去問娘
未生時著箇甚麼主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
持以似師師曰直饒出得八斛四斗不如當

初下取一轉語好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曰從妄想而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
師休去佛日空參次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曰已卸業身曰珠
在甚處空無語遂投誠入室師示寂主首白
師誰可繼席曰堂中簡時簡密受師印人無
知者以臘高爲第一座衆不曉師意謂令揀
擇欲命第二座住持且備禮先請簡簡不讓
即自持道具入方丈衆不愜簡察其情乃弃

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及旦衆奔至麥莊悔
過哀請歸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贊曰以參見作家來出語人驚恐
幽州江白不是生緣
天上雲吾從渠賣弄
蹈山有闍梨入路幾曾與和尚隣生
是誰與彌勒安名不到得禪床震動
羚羊絶氣息軒知獵犬難尋
庵主沒機關爭得天神送供

寸絲不掛琉璃殿上輕著脚撲倒人
千丈埋身貧富門頭大開眼說出夢
娘生袴休拈出下得一轉語方可持論
妄想心難掃除想出一鋌金堪作何用
口邊生醭臘月扇子正好揮搖
學處不玄闤閣中物徒勞寶重
卸業身與佛相見龍奮迅奪明珠
斸破院令首座住持鬼狒吼爭漆桶
從門入者捧上不成龍點撿將來也是方木

逗圓孔

同安丕禪師

師嗣雲居諱道丕洪州人師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袖蓋頭僧作弔慰勢師放下袖提起經云會麼僧以袖蓋頭師云蒼天蒼天僧問如何是點額魚曰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曰金果早朝猨摘去玉花晩後鳳啣來僧參次師問甚處來曰湖南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敗僧問纔有言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曰木人解語非干舌石女抛梭豈亂絲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曰孤峯逈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僧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後如何曰鐵鎖鎖石牛僧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呑日月

賛曰　奔軼絶塵　了無羈絆

徧正位中來　聖凡情已泮

青雲有何事　點額魚已透波瀾

家風不要論　金雞子豈歸霄漢

非公境界親遭喝　揲人短販書劍徒誇

不落言詮直說來　石女拋梭機絲棼亂

彩鳳銜花霜後摘果　待賓客未見眞情

孤峯逈秀片月行空　辨佛魔元無正眼

瞞盱咨佛未出世　截流象繫藕絲頭

依俙說異類中人　露地牛藏芳草岸

鴛鴦繡罷金針冷　綿密誰知

鸞鳳巢空玉帳寒　森嚴難犯

捋人要是弔慰僧衣袖蓋頭着天蒼天賊過後張弓已晩

問安志禪師　舎之十四同安丕下元志禪師

師諱觀志嗣同安丕洪州人丕將示寂上堂云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問末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者瞎漢始得遂示寂僧問二機不到如何提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曰向上事如何曰逈然不換標準即乖

賛曰　鶴夢寒松　鶯啼幽谷

不墮正徧　寧分背觸

多子塔前宗子秀　咲先師露金槨雙趺

夜明簾外立班齊　還瞎驢竪頂門三目

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二機不到處轉見紛拏

目前不現句後不迷　直指本來心翻成迂曲

寶殿無人孤月冷　聽清彈南風阜物之琴

寒苔封路彩雲深　看妙球垂棘無瑕之玉

出梁山破家種　蒼龍子彩鳳雛豈當的傳

繼曹洞五位宗　青山父白雲兒是何昭穆

迥然不換標準即乖向上事海底摸金鉗然
妙挾正中拈求來花簇簇錦簇簇

梁山觀禪師

師諱緣觀嗣同安志朗州人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曰益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
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龍生龍子
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曰蔥嶺不傳唐
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曰密問如何是正法眼曰南華裏曰為什麼
在南華裏曰為汝問正法眼上堂垂鈎四海
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己座下有一團
頭人謂曰何不出來問一兩轉語曰我若出
問須教著老和尚下禪床立人恠之一日出
問家賊難防時如何曰識得不為冤曰識得
後如何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便是他安身
立命處也無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

裏龍曰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嶽來時如何師下禪床把住曰闍梨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衆遂服之　大陽玄參次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指觀音云者箇是吳道子畫　玄擬進語師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玄乃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師曰何不道取一句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師笑曰此語上碑去在玄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

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師稱洞上之宗可倚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賛曰　益陽水急　白鹿松高
鶴睡清飛月䰟　魚行細擲金梭
死水不藏龍　賍家賊向無生國
鄭音空亂雅　引胡人唱太平歌
衲衣事在沓用中　拈來多破綻

正法眼指南華裏。用出幾諸訛
襄中天子塞外將軍。與學人塗糊自己
格外玄機鈎頭絲線。釣獰龍活葬洪波
一語許大陽上碑。令人惡心不少
十載在梁山唱曲。臨風掩耳應多
妙盡功亡。揮玉斧夜修月轂
環虛機泯。駕仙橈曉渡星河
更問亡僧遷化。紅爐焰上無絲線竪拽横拖

大陽玄禪師

師諱警玄。嗣梁山。江夏張氏子。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往依爲師。聽圓覺了義。弃去謁梁山。悟旨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氷。憑誰踐履。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無端。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飢人。上堂云。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小室長根芽。鷺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諸禪

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恁麼時作麼生通箇消息大衆證明若通不得來朝更獻楚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

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頭石馬出紗籠如何是師子嚬呻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如何是師子返擲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如何是師子踞地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上堂夜半烏雞抱鵲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鸛毛鷹觜鷺鷀身却與烏鴉爲侶伴高入煙雲低飛柳岸向晩歸來子細看依俙恰似雲中鴈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年八十

嘆無継其法者作偈并皮履布裰寄遠録公使求法器傳續之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洪者潛眾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師嘗釋曹山三種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履若不虚此位即坐在尊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浮山贊師眞曰黒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

賛曰　惡毒種　寧馨兒

漢陽渡頭奪胎而出

智通寺裏穎脱無羈

掀翻圓覺場　跳入言詮不及處

打破秦時鏡　照見父母未生時
語路信難陳　宗乘向和交合上
滿瓶傾不出　大地人忍餓吞飢
千聖外撥手經行　入蘆花笑騎白馬去
寶殿中無人侍立　種梧桐留與鳳凰栖
消息既通　惜師子爪牙未具
機緣不契　致青山父子相違
須彌頂上水横流　透洪身疑團未破
楊廣山頭苗茂盛　供死欵老淚交垂

苦老翠山抑逼太多　烏雞生鵠外
被遠録公塗糊不少　黒狗爛銀蹄
聲色堆頭强説有出身之路　非央庠座主誰
受你破皮襪潑禪衣

投子青禪師

師諱義青嗣太陽青社李氏子初習百法論
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入洛聽華嚴義若
貫珠講至諸林菩薩偈即心自性猛省曰法
離文字寧可講乎棄去謁浮山於會聖巖山

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師至山以爲吉徵留
三年山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默然如何師擬進語山掩其口於是師
悟拜起山曰汝妙悟玄機耶曰設有妙悟也
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
嘔山以大陽皮履布裰付師代吾續洞上宗
上堂宗乗若舉凡聖絶蹤樓閣門開別戶相
見設使撥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

病眼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
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喝曰達
者須知暗裏驚儒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曰威音前一箭射過兩重山上堂默沈陰
界語墮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
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
掌良久卓主丈云百雜碎示衆云若論此事
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
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

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荅言陳仍玄妙路旁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師敘五位君臣曰夫長空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旣融於水月宗源泒混於金河不墮虚凝回途復妙師擧太陽點出秦時鏡語頌曰偏中正夜半天明蓋自影朦朦霧色

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

贊曰嶽降英靈　天生碍斗

習因明未透網羅　究華嚴重增枷杻

入浮山不祥費　折翅鷹何用畜爲

追洞下已墜風　蹶蹄狗卒難醫救

金鳳借龍巢宿　豈知陷會聖重圍

良馬見鞭影行　初不待世尊良久

即心自性　佛亦強名

妙悟玄機　我即便嘔

鐵牛走過新羅國　向上路千聖不傳
石女輕彎月子弓　兩重山一箭射透
撼鎮海珠百雜碎　語默不到㪅未會轉身
漆泰時鏡一重光　明暗未分前豈容出手
玉兎豈栖蟾影　甚處得者消息來
金龍不守寒潭　若漢別尋叅路走
離分章偏正不墮虚凝到轉位回功極則處
何曾知有

芙蓉楷禪師

師嗣投子諱道楷沂州崔氏子初參投子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出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舜也無師擬酬之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梨師不顧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即掩耳一日侍子遊園子以拄杖付師曰理合與麼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曰有同行在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晩子謂

曰早來說話未盡曰更請舉看曰卯生日戌
生月師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曰
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
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慇懃曰報恩
有分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
鷲之山太陽溢目烏鴉似雪孤鴈成群鐵狗
吠而凌霄泥牛鬭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
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
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

什麼邊事良久云賸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
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
唱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
句曲含千古韻蒲堂雲水盡知音曰無舌童
子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曰禁取兩
片皮去大觀初京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
叢林宜有褒顯上賜紫衣號定照禪師內侍
持勑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
重誓不爲名利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違願

心常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出家今若不守本志觸冒寵光則佛法下衰矣於是修表力辭降旨京尹堅令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収付有司有司知師忠誠問有疾乎師曰平日有疾今實無曰言有疾於法免罪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怡然受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抵淄州僦屋而居學者愈親明年冬勑令自便庵于芙蓉四衆雲集大闡洞宗示衆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

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輙倣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惟將本院莊課一年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做飯不足則作粥又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縁專一辦道師放還後有司欲爲去黥師曰先帝遣墨豈可去耶帝謂此老終身倔彊鄧源賛師有曰嚴天大雪始見松

筠媚草夭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孤恩者

賛曰

倔強老草慈　脊梁生鐵鑄

褱中勑　不假堯舜禹湯

洞下宗　寧分偏正回互

眞到不疑田地　快將一雙耳掩休

纔說作家宗師　好禁兩片皮出去

胡家曲子無音韻　若休言夜半木雞啼

祖師門下絕功勳　徒出手頭栽無影樹

同行不受教　謾敎伊挈杖提鞋

來去總徒然　誰家無奴兒婢子

石女抛梭木人開錦　潑箕裘的是家傳

泥牛入海鐵狗凌霄　爛葛藤偏能路布

翩翩形影淄川去　松筠操幾傲雪霜

濟濟威儀漢節回　芙蓉花親承雨露

粥足飯足　三百六十日合火話家私

僧耶俗耶　三萬六千場對床論夢事

垂垂白髮守先帝遺墨猶新視媚草夭花成

造化苟竊世榮汗顏如雨　汗顏一韓文血指汗顏

丹霞淳禪師

師嗣芙蓉諱子淳劒州賈氏子師上堂舉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看來只具一隻眼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石女夜懷胎示衆舉肇法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跡且不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卓一下還見麼鷺鷀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寶月流輝澄潭有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云當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泥塵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曉意往來常在月明

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金菊乍開
蜂競採曰見後如何曰苗枯花謝了無依貪
歇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歇擬對
師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忽悟歸侍
立師掌曰將謂你知有歇忻然拜之翌日上
堂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
向寸心安便下座歇直前曰今日陞座更謾
某甲不得也師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底看
歇良久師曰將謂你瞥地歇便出宏智參次

鵬賦：賈氏
鄧州花蠟燭

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智曰井底蝦蟇
呑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師曰未在更道智
擬議師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智於言下大
悟

賛曰　明珠生蚌腹　野鶴在雞群
燒木佛遺風未泯　賦鵬鳥家譜親聞
點發心光花蠟燭　鄧州道地
慘舒殺氣劒門關　棧閣連雲
玉女懷胎恰半更　玄妙旨難分深淺

鷺鷀立雪非同色　形山寳不直分文
水月兩忘昇天底問當颺下
塵泥旣混　異類中莫惜殷勤
兎䰟未分時軒知道六戸不知曉意
牛頭相見後　可憐生百花亂落繽紛
暗擲金梭織古洞機絲　輕輕鳴杼
細排玉線開曹山錦縫　簇簇成紋
威音王已前　寂了菩薩毫光歸一掌
夜明簾不借　擒覺夫子筆陣掃千軍

眞歇宏智
長芦ノ照ハ晶大
通本ニ门宗

等閑道一句正中妙挾縱金刀剪破綿密處
依然不墮功勳
　眞歇了禪師
師諱淸了左緜人俗姓雍初見丹霞悟旨後
謁長蘆照一見器之命爲侍者踰年分座
未幾照稱疾退閑師命繼席學者如歸拈香
時照付衣與師望拈出及見爲霞照令左右
扯其衣師預備布伽梨於袖遂搭示衆擧拄
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揺動雲門大

師住雪峯重梅〻自四月初至十五日謂〻黃梅而自十五日至二十日謂〻重梅雨又返梅送梅欲又重滯也怨非

師即得雪峯門下即不然卓拄杖云三千大千世界向什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得青上堂上絕峯頂（會元作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跟底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搬一轉柴好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鋒鋩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

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恁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直饒闡早便歸去爭侶從來不出門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蘊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

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上堂久

默斯要不務速詭釋迦老子待要欵曲賣弄

爭奈未出母胎時已被人覰破且道覰破箇

什麼護雪峯不得

賛曰 眞正左綿人

胸次瑩徹量汪汪 萬頃無痕

心月孤圓影團團 千江分照

人前辨主 把布伽梨當面換來

鬧裏翻身 將鉢盂峯一脚踢倒

芍藥花開菩薩面 玉欄藏古洞之春

緑楊韡盡木人眉 寶鏡照曹家之曉

得重梅雨 乗閑卓幾下杖休

過獨木橋 趂涼搬一轉柴好

巖樹翠深雲蘿青合 截流句巧拙難分

過橋酒美隔岸花香 見法身郎當不少

虚凝不墮泥牛吼月 古徑任苔封

撒手亡依石女登機 密室無人掃

星兒香餌好 引龍淵赤梢鯉鰀鰀吞鈎

些子藥頭靈　禁南山鱉鼻虵深深竄卅
轉功就位轉位就功盡底掀翻黃面老瞿曇
未出母胎時已被阿師覷破

宏智覺禪師

師諱正覺嗣丹霞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僧
蚤夜夢神人報曰天童主人乃隰州李也
解環環右臂乃孕及生右臂起一環上堂心
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
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
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

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
何通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俙曉笑指家風
爛熳春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白雲
投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曰
蒲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
是不來不去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
坐斷六門機乃云句裏明宗即易宗中辨的
即難良久云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
行人過雪山辭世云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

烏煙没秋水連天

賛曰 精進幢 慈悲種

陽州古佛 未解放光

五臺老僧 何曽入夢

紫芝眉宇黄金骨 天上麒麟

黄蘗襟懐錦繍腸 僧中鸞鳳

不堕尊貴 三世何用爲國王

苦事清吟 一詩未見追唐宋

琉璃殿滑舩輕撥 尚帶玄微

黄閣簾垂信不通 猶存向奉

二十里松濤翻霽月 没絃琴時發清彈

一百尺樓影蘸清池 不宰功全彰妙用

風斤巧琢連城璧 瑩徹了無痕

爝火輕然照渚犀 虚凝曽不動

青嶂空髙白雲投壑 應來機瞎却者僧眼睛

白鳥煙没秋水連天 供死歎笑破他人鼻孔

劈開泰華儘容伊逗出河源呑三世佛 雖是

死虵也要活弄

天童珏禅師 大休宗珏 雪竇足庵智鑑 天童□淨 日本永平道元

師嗣眞歇諱宗珏和州人也上堂云劫前運歩世外横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歛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横那渉語因縁僧問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雪竇鑑入海山發明後乃曰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證者即邪魔外道出山聞空中語云鄭行山肉身菩薩至長蘆見師求印證師肯之

賛曰　參軍俊逸　開府清新
一葦亭九戉儀鳳　新豐洞五色祥麟
大道虛凝　十字街頭徒勞斫額
玄微銷鑠　威音世外正好横身
眞證不可以言傳　言滿天下無口過
妙契豈容以意到　意窮萬有絶根塵
暗燭靈光　夜舩載娟娟之月

氣消虛靜　寒巖斷片片之雲
縱横那涉語因縁　岸水潑鴛鴦難藏影迹
偏正不曾離本位　枯椿繋瀨馬徒死心神
錦縫輕開　花噴香蝶眠清曉
機絲不動　柳含烟鶯織芳春
有眼無筋錯印證　鄭行山肉身菩薩致飛雪
千丈伸寃苦聲撼叢林

自得暉禪師

師嗣宏智諱慧暉會稽張氏子上堂巢知風
究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
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
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德
鼕鼕打鼓祭江神上堂云皮膚脫落絕方隅
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
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
證乃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
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
峻仍巇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

遊者遊兮莫匆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眞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師有六牛圖一曰始聞知識示誨即起信心信心既萌求爲道本故牛首上一點白一念信爲本千生入道因自憐迷覺性隨處涤埃塵野草時時綠往花日日新思家無計得但覺淚沾巾二曰信

心既發念念指磨忽示發明心生歡喜最初入頭故頭全白問訊若牛兒知非向太進拋家經幾劫逐妄許多時念念歸無念思思絕所思入頭從此始次第證無爲三曰既有發明漸漸熏煉智慧明靜未能純一將白半身看牧幾春秋將成露地牛出離荒草夫絢近雪山遊正念雖歸一邪思尚混流脫愁心迹盡六處不能収四曰更無妄念唯一眞心清淨湛然通身明白六處不能該優曇火裏開

了然無系屬明淨絕纖埃繩索將無用人牛安在哉迢迢空劫外佛祖莫能錯五曰心法雙忘人牛俱泯永超象外唯一空是名大解脫門佛祖命脉人牛消息盡古路絕知音霧捲千巖靜苔生三徑深心空無所有情盡不當今把釣公何在磻溪鎖綠陰六曰命根斷處絕後還甦隨類受身逢場作戲只改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妙盡復窮通還歸六道中塵塵皆佛事處處是家風皓玉泥中異精金火裏逢優游無開路隨類且漂逢

賛曰石火電光　雷霆一默

若耶溪沙裏精金　苧蘿山棘中薝蔔

見眞敬捶花裝老婦　寧識羞慚

被宏智嚼飯餧嬰孩　敢言自得

蹈翻明暗路　眼睛頭徧地蒺藜

剗斷離微根　脚跟下參天荊棘

十成尊貴　駕香車豈輾蓑笠

一路平常　祭江神不知舜力

烟霽塞沙孤鷺立 野溪頭雪正糢糊
凍消枯木老龍吟 竹戸外春無消息
道寛深靜處 腦後光劫前眼猶是塗塵
情識未融時 青山父白雲兒總成家賊
正偏兼到 十洲花寧免凋殘
汝放未全 六牛圖有何奇特
長庚門下掃蕩潑生涯信神駒有汗血之功
金雞抱司晨之德
洞山至此十一世共十四人

雲門宗

雲門匡眞禪師

師嗣雪峯諱文偃秀州人俗姓張空王寺受業聽四分律棄見睦州州纔見便掩門擬折師足曰秦時轅轢鑽師大悟州指見雪峯師至峯莊見僧問上座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語問堂頭和尚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諾師曰上座到寺見和尚上堂衆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脱却其

僧依師教峯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
住曰速道速道僧無語峯拓開曰不是汝語
僧曰是某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
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來道峯曰大
衆共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
山峯一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師以手拭目
趍出峯奇之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一日師
至即命之不辭就職劉王每入寺樹不接王
欲撿其過樹已知之遂入寂王至衆言之王

曰有何言句衆曰和尚去時封一合子待王
至自開王開見一小帖云人天眼目堂中首
座王即命師繼席前世之因劉王乃鬻香人
入寺滌唾僧堂中樹爲堂司偶而叱之曰如
唾面上爭之不休師諫之而去師有顧鑑一
字關紅旗橫骨宗旨臨示寂遺表曰困風霜
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

贊曰　菰蒲生異材　浩氣吞雲漢
出空王寺　無心繫四分葛藤樁

跨睦州門　折脚悟秦時轆轢鑽
果經霜熟　軒知靈樹明窓下安排
金縺指彔　更入雪嶠洪爐中烹煅
見劉王憶僧堂唾面未乾
友玄沙笑漁舟通身紅爛
放洞山三頓捧徹底老婆心
竪雲門一字關瞎却宗師眼
水上紅旗立未収暗中横骨抽何限
雖十七年因風霜於逆旅途間

然數百世箕裘勛於瘴煙城畔
僧鳳兮人龍繫誰參九成攬重淵使來儀奮
飛於祖庭秋晩

香林遠禪師

師嗣雲門諱澄遠漢州人姓上官師爲侍者
將紙衣録門語句後歸蜀於水晶宮接待往
來茶湯僧問美味醍醐爲甚變成毒藥曰導
江紙貴僧問如何是室内一椀燈曰三人證
龜成鱉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

山僧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曰念無閒斷曰飲者如何曰隨方斗秤師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者僧風狂八十歳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遠録公探雲門宗入蜀見師人面山

賛曰　頂峭五峯　眼生三角
韶石象龍羣裏　奪得犀牛
岷峨山水窟中　奮飛鸑鷟

紙衣録他人語句　認魚目作明珠
沙瓶煑待客湯茶　飜醍醐成毒藥
水晶宮冷香浮篆　倚圓蒲宴霽月光風
人面山高翠列屏　尾瘦筇訪青猿野鶴
澄龜成鱉　室内燈滅却光明
臘火燒山　衣下事恐難提掇
四十年打成一片　明皎皎暗昏昏
八十歳行脚諸方　峭巍巍活潑潑
探鑒咦宗旨　引遠録公走得脚皮穿

落頼ニ可頼恃也

起落賴門風　聽祚智門喫些辛苦著

香林一脉泉開斷多時若要隨方斗秤上自

宜斟酌

洞山初禪師

師嗣雲門諱守初鳳翔傳氏子初參雲門門

曰近離甚處曰查渡曰夏在甚處曰湖南報

慈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曰放汝三頓

棒次日師上問訊曰昨蒙和尚放三頓棒不

知過在甚麼處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

去師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卓箇庵子

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

與他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脱却鶻臭衫教

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去豈不快哉門云

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示衆云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

衲僧分上到者裡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

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僧

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曰趂向水牯牛欄

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曰全憑子力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曰賣鞋老婆腳趍趍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曰道士著黃衣裏坐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問僧甚處來曰汝州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曰參堂去僧應喏

贊曰　開世賢　眞法器

離報慈　未出常情　見雲門　方始瞥地

風生萬壑　虎豹子氣已食牛

電掣傾城　龍馬駒足應展驥

視渾身如椰子　能有幾長

開大口似紡車　略無少愧

於先師會中問有何過　合喫幾藤條

向無人烟處接待往來　不畜一粒米
酒糟公子面　把黃頭碧眼倒卓屎坑頭
花插美人頭　將文殊普賢趁向牛欄裏
賣鞋老婆脚趔趄　唱道情鑾子打鄉談
著衮道士坐嵬堆　雜意識波斯入閙市
大海浮漚蝦蟇呌月　錯稱提韶石綱宗
趯山倒卓漢水東流　謾塗糊蓮花出水
問僧此去路多少　蹈破幾緉草鞋
荅佛亂撮麻三斤　渾沒星兒臭氣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說道理即不無望少室
門風白雲萬里

智門祚禪師

師諱光祚隨州人上堂云山僧記得
在母胎時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
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僧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曰一把沙曰爲甚麼如此
曰非公境界問荷花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花
曰出水後如何曰荷葉上堂云汝等諸人横

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種或有栴檀叢林栴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栴檀圍繞或有栴檀叢林荊棘圍繞只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在阿那箇叢林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虛踏破草鞋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嗔他停滞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羣小兒終日受飢餓有眼不點睛空鎖髑髏破

僧問如何是般若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曰兔子懷胎問如何是佛曰踏破草鞋赤腳走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日月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曰六祖是盧行者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也只是箇銅片曰磨後如何曰且收取雪竇見師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師召竇近前來竇纔近前師以拂子驀口打竇擬開口師又打竇大悟

賛曰舌本瀾翻胸襟無物

滄海親生翫月犀　香林放出逐天鵰
母胎中一則語　鋒鋩蕤蕤誰肯商量
金剛眼一把砂　翳膜重重如何洗刮
荷葉蓮花後先出水　不當截流機
栴檀荊棘圍繞叢林　活駁無生國
少時立門外　知李四婆來乞丙丁童
一念未生前　要顯闍梨痛喫龜毛拂
兎子懷胎蚌含明月　將般若體用沈埋
鯉魚喫棒雨似傾盆　把韶石家財籍沒

拄杖頭邊挑日月　老瞿曇的的被揶揄
曹溪路上有俗談　盧行者惺惺成溷淆
拈出古鏡將謂是　一片頑銅放下手元來却
是箇木楕

雪竇明覺禪師

師嗣智門諱重顯遂州人姓李氏初住翠峯
次住雪竇法道大行遂號雲門中興舊嘗典
賓大陽與客論栢樹子話時韓大伯倚旁匿
笑客去師謂曰汝何笑耶韓曰笑知客有定

雲門中興
典賓

古今舌無定古今眼師曰豈有説乎對以偈
曰一兎横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驗空向枯樁舊處尋師異之乃結
爲友李殿院嘗訪福巖雅禪師時師爲藏主
與李論話閒忽道士秀才至李曰三教中那
教最尊師起側立李曰有口何不道師曰對
夫子難言李曰休休便起師曰適來造次師
須大龍堅固法身公案問曾不知答還不會
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咲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
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条罪須忠國師無縫塔
公案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
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自贊上下三指
彼此七馬拈花未曾微笑何也石謂玉兮器
必分水凌虛兮月非下不知誰是旁觀者送
重部禪者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衣
休衣作枯荄離離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逐空
亦危一花五葉兮不相似獨運孤明兮還自

知還自知歷魏遊梁徒爾爲晦跡自貽圖畫
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
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贊曰 隋侯照乘珠 趙國連城璧
奪岷峨秀 形眉宇精華
分涇渭流 在心源絡繹
披剝萬象 擅蘇翰林摛錦繡之才
褒貶五宗 富曾司寇作春秋之筆
與遂府鉢盂安柄 笑黃梅半夜未是的傳

見冷泉屎櫪放光 信韶石一言所供諸寶
白玉鞭擊驪珠不增瑕纇 光皎皎冷如灰
無縫塔要澄潭不臥蒼龍 影團團黑似漆
無定古今眼 被韓太伯蒼鷹當路生擒
立分儒釋尊 使李殿院老虎通身汗出
多子塔前不曾拈花微咲 三指七馮何用掛唇
少林雪裏初無斷臂安心 五葉一花徒勞指的
住翠峯好住雪竇好 狗舐熱油鐺
說祖師禪說文字禪 蝸篆新泥壁

噴飛雪一千餘丈成瀑布流出胸襟
愛洞庭七十二峯和石屏收歸圖籍
高風逸韻古來今只許一人如此斗泰山仰
之彌高望之不及

洞山聰禪師

師嗣文殊眞諱曉聰韶州杜氏子初見文殊
示衆云直鈎釣驪龍曲鈎釣蝦蟇蚯蚓還有
龍麼良久云勞而無功乃有省師在雲居作
燈頭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楊州出現有設
問曰既是泗洲大聖爲什麼却向楊州出現
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後僧舉似蓮華峯
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
居拜之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
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
但看此模樣良久云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
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去也久立僧問達
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
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曰六月雨淋淋寬

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
花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乃
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
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
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天便明燈籠猶
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是惺惺歷歷
直是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示衆
天晴蓋却屋趁閑刈却禾輸納王粗了鼓腹

自高歌僧問德山入門便棒猶是起模畫樣
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揑目生花離此二途未
審洞山如何爲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
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
何擧似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僧問如
何是離聲色句曰南贍部洲北欝單越曰恁
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曰四大海深多少師
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
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

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钁頭知我道種松時
復上金剛言訖而寂
贊曰 絶羅籠 沒巴鼻
立玄關於新豐洞前
闡化機於筠陽城裏
就文殊鈎頭脫去 入獰龍窟宅誰敢保明伊
沓泗洲轉語顢頇 作雲門兒孫未暇打得你
和塵磨古鏡 黃鶴樓前鸚鵡洲
入水見長人 瞎驢脚下金剛際

學菩提看石女生兒
辨奴郎要燈籠瞌睡
蕃莖輪官都了辨 唱歌鼓腹恣樂昇平
參禪學道莫商量 荷钁栽松且圖遊戲
翻身藏北斗 未是良謀
擡水潑潑㮧 錯明宗旨
離聲色句謾云北欝單越南贍部洲直饒謾
得者僧難謾自己

雲居舜禪師
嗣洞山聰 壽九十五

師諱曉舜嗣洞山瑞州人姓胡氏初參洞山一日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則閧疏如不契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黒似漆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而回山問師言其事山曰你問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黄鶴樓前鸚鵡洲師有省師住廬山棲賢槐都官守南康因私忿民其衣大覺璉曾入師室聞師還俗遣來取至淨因以正寢居之覺處偏室仁宗數召覺入內竟不言師事偶一日嘉王取旨求淨因飯僧見覺侍師旁甚恭回奏仁宗召對便殿見之歎曰道韻奇偉眞山林達士於扇上書曰賜曉舜依舊爲僧特旨再住棲賢仍賜紫衣銀鉢師退棲賢時以二力舁轎至羅漢寺二力曰既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弃

轎而回暨師再住令人先慰二夫曰儞當時
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師入院上堂曰無
端被諸枉遭迍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
三峽寺幾多懽喜幾多嗔上堂舉夾山道鬧
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
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師常議天
衣說葛藤禪一日懷遷化師於法堂上曰且
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在會中作維那
每見呵罵謂同列曰我須與者老漢理會一

上及夜參又罵秀厲聲出衆曰豈不見圓覺
經中道師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
丈秀曰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上
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
身雲居者裏天寒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
早朝旋繫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
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
甚麼人說法良久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

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儱侗瓠
子曲彎彎師一日舉鹽官和尚喚侍者將犀
牛扇子來因緣拈曰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
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
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旣破還我
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搕𢶍堆頭了也

賛曰　荆棘中來　靈明不昧

凌霄漢深院脩筠　傲雪霜古巖寒檜

身歸三峽寺添五老幾多嗔

脚跨鸚鵡洲　撲古鏡百雜碎

婦搖機軋軋　鬧市頭識天子未眞

兒弄口喝喝　百草上薦老僧不會

通身是眼　喜天衣懷倒了葛藤椿

平地生堆　笑槐都官枉入民衣衆

洗脚脫襪打睡　初無出格生涯

喚人劈篾縛籬　也是尋常家計

烏鵲巢窠蝦蟇窟穴　堅密身出現塵中

冬瓜儱侗瓠子曲彎　祖師禪迥超言外

弄蚰頭撥虎尾聽諸方劒刃裏露影藏身破翁子潑犀牛謂鹽官糞堆頭成團作塊道韻奇偉得山林達士之名合浦珠還走蛟盤了無瑕纇

大覺璉禪師

師嗣泐潭諱懷璉漳州陳氏子母夢僧伽而生因小字泗洲師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圓通訥處仁宗召訥訥倦奏師代有旨住淨因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稱旨賜大覺後遣中使問曰才去竪拂人立難當師以頌回奏曰有節非干竹三星繞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召對便殿賜羅扇題元寂頌與師問答詩頌書以賜之凡十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進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忻何得蒲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

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寮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帝賜龍腦鉢師謝恩了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器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上加歎不已僧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以手托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曰半壽拄杖攪黃河開堂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覗座師登將何拯濟

曰山高水闊曰花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曰脱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曰慣得其便僧撫掌曰更踍跳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鋩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治平中上疏乞歸進頌曰千巖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

疆壽一炷清香蒲石樓英宗留之不可詔許
自便師渡江留金山西湖四明守以育王迎
至鄮九峯作勸請疏四明人相與出力建閣
藏所賜詩頌榜曰宸奎東坡知杭以書問師
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
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師出京英廟賜手詔
其略曰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
錄示全文欲添此一節師黙然藏而不出逮委
順後獲於篋笥師以佛國白造參堂處之後

世叢林因取法焉師住育王作逸老堂
賛曰家近榑桑國　波斯耳帶環
謂潭泉匾頭　灼然心毒
說泗洲入夢　莫被人謾
羅萬象於胸中　風雷陡頓
吐片言於舌上　錦繡斕斑
拔澄散聖虎頭關　笑收虎尾
焚銀璫使龍腦鉢　喜動龍顏
拈將拄杖攪黃河　報恩有分

脫却衣裳卧荊棘　濟物何慳
尊道德不忘韋布之交　讓舜老夫身居正寢
爲佛法代赴紫泥之詔　使訥圓通名播塵寰
江燕初歸不見人　文殊劒鋒鋩太露
野鶯自發空臨水　千聖路蹈斷應難
錦帳鋪花　得蘇內翰雄文壯觀宸奎閣
囊錐脫穎　爲韶九峯一疏來住育王山
屋縛數根椽　令大地人蒙庥養正
雲披三事衲　學住山翁逸老投閑

就梅影肱枕胡床　斫額望明月
破竹陰屧穿苔徑　倚檻看狂瀾
青出藍青於藍欲窮端的意幽鳥語綿蠻

天衣懷禪師

師諱義懷嗣雪竇永嘉陳氏子世以漁爲業
母夢星隕于屋除及産多吉祥兒稚坐父船
尾漁得魚付師貫師不忍私投江中父怒詈
詬撻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
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

不契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去東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擔折忽悟作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前獨足立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撫几稱善出世鐵佛上堂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不用續鳬截鶴夷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不直半文錢參次住平江薦福接沖本秀夫後榜方丈曰烹金爐楞無煮賛曰沖本秀夫四碧眼胡中閒坐者烹金之爐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絕飢虛遇賤即貴握土成金

過貴即賤變金爲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何用飢人之食復何飡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逢達磨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返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天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者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曰一年一度春上堂蜀魄連宵叫鵽鳩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辭世曰紅日照榑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瑠璃雙礀月分破翡翠十峯雲掃開乃天衣境也

賛曰
笑花正眼　立雪元樞
早往京師試經　駕三車自鞭觳觫
長就翠峯養聖　奏九成日樂鵁鶄
巨口呑鈎　颺下知幾赤梢鯉
精金躍冶　不祥是四碧眼胡
寒氷一匳清　印長空沉鴈影
匾擔兩頭折　扶驪頷奪明珠
眼有瞳人　初不在握土成金驅耕奪食
身猗異類　哀何須夷嶽盈壑截鶴續鳧

徹骨貧窮　敢與龍王鬬富
一言勘破　豈容摩詰名模
教人返著鞋　暮到羅浮朝遊檀特
被僧輕擲背　急尋明覺遠到姑蘇
半夜霜寒　結黃河凍陝府鐵牛腰折
一年春到　引牛頭見四祖枯木花敷
鷓鴣啼夜蜀魄吟霄　圓通門大啓扃鑰
翡翠掃雲琉璃分月　天衣境巧畫成圖
出林師子　歷塊神駒

走過鐵圍尋不得趙州東壁掛葫蘆

圓照本禪師

師嗣天衣諱宗本常州管氏子初見天衣室中問師即心是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顯元豐間李漕使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杭州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六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遣使問勞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鄉受業何寺奏曰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帝喜其眞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底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

悔不愼當初曰三皇塚上草離離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皃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喏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著裏草拄杖一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楊州既出都城王公大臣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歳月不可把翫老病不與人期雖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流涕其眞慈善導感人如此晩居蘇之靈巖示寂後門弟子塔全身於寺之左

贊曰　眞福慧僧　稟丈夫氣

倚烏藤古貌稜稜　發清談春風疊疊

到南泉不疑地　樊噲踏鴻門

窮少室濫觴源　韓信臨朝底

蹈翻大海　聽龍王改宅他方

踢倒須彌　使帝釋容身無地

圓照堂前光皎皎　揭示祖師心
三皇塚上草離離　漏洩東君意
垂一機指人活路　大用雷奔
借三年植福此邦　惡聲鼎沸
一錫晩歸林下　輦寺無心宿斷雲
七絃高掛壁間　琴臺有月飄秋水
即心即佛殺人放火有甚麼難到船子下揚
州因甚麼感人流涕

圓通秀禪師

師嗣天衣諱法秀秦州人俗姓辛母夢老僧
投宿乃有娠先是麥積山有老僧與應乾寺
魯和尚善每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乃曰
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俄有兒生其所往觀
之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十九試經得度
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聞無爲鐵
佛懷禪師法席盛徑往參禮懷問座主講甚
麼經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宗
曰法界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

宗師無語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問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忽悟直到方丈陳所證懷曰汝眞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師服勤八年懷推爲導首出世四面後住本山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示衆山僧不會解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湯茶亦無祖師妙訣

禪人若也未相諳躍卓拜鎚硬似鐵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砂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謾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出魔界而入佛界師曰赤土塗牛妳曰謝師荅話曰你話頭道什麼僧擬議師便喝師嚴冷叢林號爲鐵面李伯時畫馬入神師勸曰當想入馬腹中矣李有省因令改畫觀音李從之山谷好作豔詞人爭傳之師呵之谷笑

又云牛妳者柿ノ名也

曰又常置我於馬腹中耶師曰公作艶詞以蕩人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谷驚愕乃止

賛曰 靡羈束 何彳亍

麥積山夢裏翻身 竹鋪坡笑中含毒

頂門眼正 等天地若浮漚

魏闕心遊 以江湖爲桎梏

悟報慈情生智隔 冷汗通身

指華嚴法界心宗 狂花眩目

玄中自得 幾星沙善解玉連環

妙處不傳 一蟻絲巧穿珠九曲

赤土塗牛妳 入佛魔命若懸絲

生鐵裹面皮 辨龍蛇機如嚙鏃

金鎚影動輪掌上 圭角稜稜

寳劍光寒挂眉間 鋒鋩蕤蕤

畫神駒得妙處入馬腹 喚醒李龍眠

作艶詞惑亂人陷泥犂 霍殺黃山谷

烹天衣紅爐裏 未辨金鍮

坐少林深雪中　難分石玉
巧說不會應時節臾椀湯茶又何曾雨解吹
砂風能拔木

大通本禪師

師諱善本嗣圓照穎人董仲舒之後弱冠博
極群書無仕宦意往京師試經得度參圓照
於瑞光悟旨出世雙林次住淨慈神考聞其
名有詔住上都慧林賜大通號上堂曰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高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

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鱉鼻擲拄杖下座僧
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曰煙霞生背面
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知
清世事終年坐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
無曰太無厭生上堂僧問若論此事譬如兩
家著碁學人上來請師一著曰早輸了也曰
錯曰是曰近前無路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
奈者箇何曰只如黑白未分時又作麼生曰
且饒一著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嶮曰

便恁麼去又作麼生曰百雜碎僧問九夏賞
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
鉢曰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
贊曰併息諸緣　單明自己
仰面不見天　低頭不見地
優入聖域　透雲門胡餅之機
博綜羣經　抱仲舒絳帷之志
烟霞生背面　無縫塔勉強名模
黒白未分時　一句綦顢頇指示

百尺竿頭輕進步　嶮似懸崖
九夏堂中光剃頭　難消滴水
直鉤有香餌　入滄海釣金鰲
兩眼沒瞳人　向南山看鱉鼻
竟日不知清世事　髑髏識未全灰
長年坐斷白雲鄉　聖凡心猶欠洗
碧梧陰合　穩慧林祥鳳之巢
白雨聲喧　奪南宕老龍之臂
沒巴鼻處抛出八稜楗鬲塞虛空使大地人

無處回避

雪峯慧禪師

師諱思慧嗣大通錢塘人俞氏子上堂布大
教網攎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
是見兎放鷹遇麞發箭乃高聲召大衆曰中
上座昔日藥山早晩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
衆纔集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
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鐘陞堂忉
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舌如霹靂總似今
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
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
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
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
拄杖一時趁散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絶
學無為坐消日月凡情易脱聖解難忘但有
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
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
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

求何事上堂一法若通萬縁方透拈拄杖曰者裏悟了提拄杖海上横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黄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畫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曰東壁打西壁上堂云眼睫横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黄泉且道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劄

賛曰雲門八世孫　巨把門墻闢
垂一機平地上波濤
示一境嶮崖中妙密
羅龍打鳳　藕絲網密布縵天
獵兎射麞　蒿枝箭硬教中的
口似紡車舌如霹靂　雪峯門下掘窖深埋
身如累卵命若懸絲　靈鷲山前搥胸叫屈
學無爲坐消日月　渡水覔魚蹤
詢諸友蹈破草鞋　過山尋蟻跡

萬緣未透　徒勞拈拄杖海上横行
一法無差　且聽落梅花江城狼籍
笑萬山蒲庭立雪　小魚呑大魚
住破院古殿無燈　東壁打西壁
聖解凡情絶纎毫無滲漏　途轍上轉見岐分
眉毛眼睫亘十方透青天　鼻孔中元無氣出
徹骨風流　無人企及
錢塘江上弄琵琶　黄鶴樓前吹玉笛
千峯萬峯鎖寒碧

月堂昌禪師

師嗣雪峯慧諱道昌寳溪呉氏子上堂云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則且置既透了因甚却難放下荒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云與我相似共我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煙還冊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師住玉几冷泉塔于南山眞歇和尚住徑山時行化寳溪到師家中見乃母歇以手摸其腹人訝之歇

曰我重婆子者裏出一員古佛

賛曰 寶溪寶 非常寶

一鯨呑水露出珊瑚枝

龍躍淵打失驪珠顆

辨眞贋 撞著瞎波斯

較重輕 迷逢胡達磨

鋪陳玉几瞿曇舍利 寂寂無聞

抛擲冷泉靈鷲山王 忙忙尋討

祖師關寒光射透 見爲籬杓柄脱體現成

大還丹冷飲一揮 把藥銚爐烟盡情傾倒

當場定價 歷隋侯照乘不直分文

韞櫝藏諸 咲趙國連城甘爲死貨

老娘肚裏苦他人捫摸 變同古佛放光

無星秤子等銖兩分明 不被先師謾了

白玉鞭擊碎覔無蹤 聽千古萬古南宕山前

草離離日杲杲

雲門至此九世共一十四人

潙仰宗

潙山大圓禪師

師諱靈祐嗣百丈福州趙氏子初參百丈侍立次夜深丈曰看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丈起身深撥得少火舉而示之曰汝道無者箇聻師大悟禮謝陳所見丈曰此是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縁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旣爾善自護持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雲巖來師問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洒不著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

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
你下觜處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
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
作臥勢磨便出去師睡次見仰山來師便面
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
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度一盆水師便洗面少
頃香嚴至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
了汝更爲原看嚴點一盞茶來師曰二子神
通過於鶖子師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裳至師

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
勢李轉笏作進泥勢師拋泥盤同歸方丈僧
問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
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
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
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
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
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什麼仰作禮而退仰
山夏末問訊師師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

面作何所務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粟師曰子今夏不虛過仰却問師和尚一夏作得箇甚麼師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仰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師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贊曰　蠱毒家　滅胡種
心無半點淳　肉有千斤重
被大雄挾火　活換眼睛
引寂子撼茶　全彰體用

轉身猶不會　徒然要軍容進泥
瞌睡幾曾醒　倔強使香嚴原夢
鋤畬見下得一籮粟　怪九旬不見上來
做笠僧行到莫窯村　喫一蹈不勝皇恐
書名脅左　誰云不是大潙僧
放臥身時　我疑去捉臺山俄
先師大人相　衆皆知煒煒煌煌
本色住山翁　初不在儱儱侗侗
別立玄風闡化機　雖古路斷碑橫楷　末紀斯

文之正統

仰山智通禪師

師諱慧寂嗣潙山韶州葉氏子師辭親遊方日入有戲之者於師翁上題曰寂子去行脚諸魔使誰滅師續曰龍生蚍腹中借他十箇月人皆異之蓋師出羣門諸魔或曰猪毛初參耽源已悟玄旨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曰吾滅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毋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本付師師一覽便火却源一日問師前來諸相甚宜秘惜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燒之師曰某甲一覽便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雖然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上呈且無遺失源曰然師參潙山次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

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大悟自此執侍十五年師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麼處來師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而立潙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師拔鍬便行一日隨潙遊山到磐石上坐師侍立忽鴉銜一紅柹落在面前潙拾得與師師接洗了度與潙潙云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潙曰子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師潙問

師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寥潙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只在一言潙曰不孤汝見別有一人不肯師曰阿誰潙指露柱云者箇師曰道什麼潙亦曰道什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蹔入彌勒内院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座空師就坐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擧似潙潙

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香嚴有發明偈潙聞得曰此子徹矣師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師後問嚴見和尚贊師弟發明頌伱試舉看嚴乃舉師曰此是宿習記持而來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嚴又舉去年貧未是貧語師曰如來禪許吾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嚴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師報潙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南塔涌謁臨濟後歸侍師師曰汝來作什麽涌曰禮覲和尚師曰還見和尚麽涌曰見師曰和尚何似驢涌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師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麽涌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師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躰露吾以此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師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贊曰　鎮海珠　毒龍囙

十月借虵腹出生　一顆落蛟盤圓轉

迸前叉手　單傳向上之機鋒

思盡還源。撥出無窮之靈焰
兜率第二座說法。白槌處嚇得魂飛
南山大有人刈茅。拔鍬去何曾夢見
道德所感。烏鴉銜柿盤石坐分
生殺在言。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焚却諸圓相。使耽源懊惱尊懷
遇著小釋迦。被胡僧塗糊當面
喚沙彌印香嚴會得祖師禪
何似驢引南塔拔出吹毛劍

得人憎處只許他家父子知。然萬古徽猷縱
佛手亦難掩

南塔湧禪師

師諱光湧。嗣仰山。豐城人。章氏子。母乳之夕
神光照室。厩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少俊敏
依仰山剃度。發明大事。僧問。文殊是七佛之
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
文殊師。師竪起拂子。僧曰。莫只者便是麼。師
放下拂子。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

成問眞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
別處清化付參次問從何而來曰鄂州曰鄂
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曰此地通
不畏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師驟然而笑遂印
可集雲峯下大禪佛傳燈具載

賛曰光騰乳室　劒隱豐城
雹翻空淵龍起蟄　駒墮地厩馬羣驚
謁臨濟生死猶昨夢
見仰山凡聖兩忘情

忽尒大驚怪人前指謂肉身佛
驟然而笑知化下敢觸使君名
獨露眞常　雲收月現
全彰體用　水到渠成
南塔影中文殊師　錯豎拂子
集雲峯下大禪佛　悞喚師兄
一再次覽東平鏡　塵埃蒲面
二十年喫驗人眼　瞽瞎無睛
言下無相則固是不在別處然眞佛所住窮

伎倆到底難明

芭蕉清禪師

師諱慧清嗣南塔新羅人也師謂衆曰我十八上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娘肚裏屙出來便作師子吼解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如何是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栖栖暗

渡江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緉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懸崖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荊棘林若向前則墮坑落塹若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又被荊棘林礙當恁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也免不得墮身死漢僧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如

何是吹毛劍曰進前三歩曰用者如何曰退後三歩問北斗裏藏身時如何曰九九八十一曰會麼曰不會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眼睛承天確在師會下發明後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確曰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什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確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贊曰　脚頭未跨船舷　參徧大唐諸祖

竪提婆宗奪外道赤旛回
荅西來意貶達磨渡江去
拄杖子一生與奪　未嘗敲出玉麒麟
娘肚裏十月出生　幾曾吼作金師子
前凶後不吉　破草鞋難得受用時
退火進深坑　荊棘林那有出身路
新羅人難辨語　當的帝都丁
北斗裏穩藏身　一二三四五
兩口一無舌　看臨溪打開石鎖兩頭搖

雜毒深入心　致承天吐出庭臺深夜雨
默然正坐　本來面不在二頭
用者如何　吹毛劒豈拘三步
青出於藍青於藍信潙仰兒孫鸞翔鳳舞

芭蕉徹禪師

師諱繼徹嗣芭蕉清廣西人也初謁風穴問如何是正法眼曰泥彈子穴異之後參芭蕉見上堂有云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豁然大悟僧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問如何是臨溪境曰有山有水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未是納僧分上事曰如何是納僧分上事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否曰不提携曰爲什麼不提携曰臨溪粗識好惡示衆曰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

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也
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寛地窄示衆眼
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
問來我也無荅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偈
云芭蕉的旨不掛唇齒木童唱和石女側耳

賛曰　人面虵　利刃蜜
閑行坐自要誇張　識好惡人信不及
泥彈子作正法眼　豈知老風究綿褁蒺藜
茄子根應古佛機　不學先芭蕉錦包特石

混融句地窄天寛　臨溪境山深水碧
遇衲僧問涅槃生死　要提携且待驢年去
斥瞿曇説頓漸偏圓　屈宗風卒無了日
西來意貼肉衫汗透千重
宗門事脚跟下泥深三尺
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潑宗旨誰肯挂唇
眼中沒翳空裡無花　閑言語不勞拈出
人皆謂潙山五世到師寂尓無傳殊不知萬
仞門墻攙登者録山鐵壁

潙仰宗至此五世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祝髮諸開元覺律師受具戒及覺盛化四明師往習毗尼工文章覺奇之目為吾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初見長慶無所契悟與進修輩擬之湖外既發值雨少憩城西地藏入堂見藏坐地爐問師此行何之曰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曰不知曰不知最親三人附火因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藏竪兩指熟視之兩箇便起去雨霽辭行藏送之門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師窘無以對遂放包俱求決擇近月餘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是恁麼曰某甲到此辭窮

理絶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大悟出
世臨川崇壽一香爲藏拈僧子方者問曰公
父親長慶乃嗣地藏何哉師曰以不解長慶
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方擧拂子示之師曰
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撥萬象師曰獨露
身伱方曰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伱方於是
悟旨二僧參次師指簾二僧齊去捲師曰一
得一失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
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金陵報恩則初

參青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
來求火不契見師師問甚處來曰青峯師曰
青峯有何言句則擧前話師曰上座作麼生
會則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
己師曰與麼會又爭得則曰某甲只恁麼未
審和尚如何師曰伱問我與伱道則理前問
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乃悟僧問如何是
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明師與李王論道
次因看牡丹王命作頌即曰擁毳對芳叢由

來趣不同髪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艶冶隨
朝露馨香逐晩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王闔開悟師有偈曰幽鳥語如篁柳搖金線
長雲歸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蕭然坐澄
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言百法
明門乃唯識綱宗也
賛曰　幼發玄機　遍行尋訪
　小乗根抛弃覺闍梨
惡宽家撞著琛和尚

安片石寸心内　當機擊碎猶涉廉纎
露全身萬象中　盡力扶持依然鹵莽
指二僧捲簾去　得失未分明
勘童子求火來　是非難定當
如篁語幽鳥　山林意別是風標
擁毳對芳叢　牡丹詩竊誰體樣
是曹源一滴水　蟲禦木偶尒成文
問學人一卷經　蠅鑚紙全無趣向
唯心唯識　石頭城路列千差

無法無人　通玄峯雲横疊嶂
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到者裏百法
明門只宜汝抗　抗ハ伉同伉藏物也
天台韶國師
師諱德韶嗣法眼處州龍泉陳氏子幼依龍
歸寺得度十八受具去謁龍牙問雄雄之尊
因甚麼親近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
水來又作麼生牙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
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合如是師不諭旨
再請誨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師後於通
玄峯澡浴忽省遂焚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
若説向我今日決定罵也見疎山問百面千
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
落古今請師説曰不説曰爲甚不説曰箇中
不辨有無曰師今善説山駭之如是參五十
四員知識後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倦於
參請但隨衆而已一日眼上堂僧問如何是
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師大悟於

座下遂白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跡乾祐元年忠懿王嗣位遣使迎之申弟子禮示衆古聖方便猶若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甚麼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

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旨了沒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者裏悟去何法門而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若不如此設經塵劫空自勞神無有是處住通玄峯有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聞乃曰只此一偈可起吾宗示衆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又曰夫

一切問荅如針鋒相投無絲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語言一切三昧横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貴如今一時驗取珍重又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僧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髪地曰如何是遍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伱道什麼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分付何人師曰鼕鼕鼓一頭打

兩頭鳴問古者道敲打虚空鳴殼殼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虚空底師曰崑崙兒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歩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師曰伱還聞麼問飲光持釋迦丈六衣在雞足山待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千尺之身應量恰好只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明拂袖而出師曰小兒子山僧若荅汝話不

得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嘔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至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甲懺悔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某甲懺悔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尒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有傳天台教義寂者乃螺溪是偃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紀浸遠慮多散失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聞于王遣使航海

傳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賛曰　心法雙忘　乾坤獨步
登天不借梯　遍地無行路
機翻石火　爍破石頭城
掌握龍泉　笑出龍歸寺
天蓋地載　苦龍牙疊將餽飯祭閑神
百面千重　被踈山左搓芒繩縛鬼子
去來隱顯明諸佛實相　要且顢頇
欠剩有無説般若眞宗　不妨莽鹵

是曹源一滴水　悟玄機將豌豆作眞珠
指通玄滿目山　起吾宗變甜瓜成苦瓠
祖師門下客　辨風幡帶水拖泥
大王長壽人　外聲色抛沙撒土
得法眼親傳寶印　鞔皮鼓兩頭鳴
應木人敲打虛空　崑崙兒著鐵袴
念南嶽天台教乘磨滅　往新羅國繕寫歸
論釋迦彌勒身衣短長　今與教僧嘔血去
諸方異唱古今玄鍵決擇不留蹤不謬爲一

國之師名喧寰宇
師永明智覺禪師
師諱延壽嗣韶國師餘杭王氏子自幼知敬
佛乘既冠不茹葷酒日惟一食持法華七行
俱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鎭將屬
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大闡玄化師遂求出
家請于朝文穆王從其志禮參爲師執勞供
衆身惟一布衲後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
有鳥類斥鷃巣于衣襵中暨謁國師一見深

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哉吾不及見耳初住雪竇上堂雪竇者衆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又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景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靈隱爲第一世明年請住永明爲第二世僧問如何是永明旨曰更添香

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師著宗鏡録一百卷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賫書叙弟子禮又遣僧三十六人問道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宋太祖年号）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淨慈塔于大慈山

賛曰一出頭來　風標迥別
弃華亭鎮將　腰佩寶刀
依龍冊老僧　身被布衲
誦法華七行俱下　感群羊跪聽座隅
習大定三月方回　有斥鷃巢棲衣襵
天台得片言悟旨　念念幻緣空
乳峯指一路通玄　步步寒花結
迅瀑千尋不停纖粟　探水丈痕深
奇巖萬仞迥絕躋攀　望崖心路絕

牛胎生象子　垂示太分明
碧海起紅塵　家風重漏洩
梳藜床喚回清夢　野客吟殘半夜燈
倚蒲團坐斷白雲　孤猿叫落中巖月
著宗鏡一百餘卷　點鐵成金
印高麗三十六僧　證龜作鱉
潛行密用佛眼亦難窺真精進幢慧日峯前
亘百世光明燦發
法眼至此三世師雖印高麗三十六僧

然傳燈不載名字機縁茲不及贅

正宗讃終

小師　居湮　焚香拜手稽首謹書

子乳峯

慶長十三戊申仲秋吉辰

西京花園一枝軒板行之

永□寺